

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
甲午战争

刘文明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
甲午战争

刘文明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刘文明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308-14461-2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史料
IV. ①K2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5845号

西方人亲历和讲述的甲午战争

刘文明 编

责任编辑 王志毅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八月之光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42千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461-2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前 言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媒体对这场发生于两个东方国家之间的战争给予了极大关注，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些重要报刊，为了及时地对战争进行报道，派出了一些战地记者前往日本和中国，大多数作为日军的随军记者报道战事。这些特派记者利用当时先进的电报技术，争抢独家新闻，及时将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汇报给各自服务的报刊，且随后撰写了长篇通讯详述事件经过。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中有许多人又撰写了其记者生涯的回忆录。他们的通讯报道及其回忆录成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珍贵海外史料。本书作为“中日甲午战争的英美报刊舆论研究”的阶段性的成果之一，挑选、整理和翻译了当时英美报刊派出的6位战地记者对战争的报道及其战争回忆录，以及1位亲历战争的英国水手的回忆录，希望通过这些“他者”视角的史料，有助于从不同维度理解中日甲午战争，由此推动对其作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本书所涉及的英美战地记者中，伦敦《泰晤士报》的托马斯·科文、伦敦《黑与白》周刊兼《旗帜报》的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纽约《世界报》的詹姆斯·克里尔曼、纽约《莱斯利图画周刊》兼《纽约先驱报》的A. B. 德·盖维尔等4人，是日军的随军记者，跟随日军第二军深入战场进行了报道。而纽约《哈勃周刊》的朱利安·拉尔夫、香港《孖刺西报》和中央通讯社的阿尔弗雷德·坎宁安，则主要在中国的后方对

战争进行报道。另外，英国水手詹姆斯·艾伦则是一个意外卷入战争的亲历者，见证了大东沟海战、旅顺战役及旅顺陷落后的大屠杀。为了体现原作者的本意，本书所译各章中每节的标题，均取自原书章节或报道文章的标题。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英美记者当时所了解和记录的一些事件，尤其是关于清军行动的部分，有些地方与中文史料记载有出入，甚至存在失实之处，例如说丁汝昌“投降”等，这是需要我们予以甄别的。

一、英美报刊对甲午战争报道的倾向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由于日本打着“解放”朝鲜和传播西方“文明”的旗号，使得英美报刊在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从而使清朝处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19世纪70—90年代，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晚清的洋务运动更多地强调中体西用，因此西方人认为日本是开放、改革和进步的，而中国则排外、保守和停滞不前，因此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加上日本海外宣传的“文明”对“野蛮”之战，使得西方报刊普遍倾向于支持日本。例如，《哈勃周刊》在进行中日对比分析时认为，“日本代表着现代文明，中国代表着野蛮或者至少是一种没有希望的过时的文明。日本坦率而完全地接受了万国公法，而中国只是对此偶尔发布一个空洞的表白，却希望维持拥有藩属国的中央王国的观念。”^①纽约《论坛》杂志的一篇文章在谈到日清之间战争的意义时说：“战争确实具有广泛的意义——它是进步与停滞不前之间的一场斗争。日本的胜利意味着现代文明扩大到朝鲜，以及它的财富向世界开放。相反，

① “The Chino-Japanese War in Korea”, *Harper's Weekly*, August 11, 1894, p. 747.

中国的胜利意味着继续延续朝鲜的无能，而且这很可能迟早会屈服于俄国的专制。”^①纽约《展望》周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种腔调：“中国代表了保守、停滞和死亡，而日本代表了进步、开化和文明。”^②《纽约先驱报》更是鼓吹支持日本打败中国：“日本将有权对快要接受条件投降的大清帝国进行改革或重建。它要把西方文明标准通过朝鲜推进到中国，就欧洲列强而言，在不妨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世界上这些伟大文明以其建议和赞同，应该允许日本激励其愚昧的邻居进入现代生活领域。日本的文明化使命应该进行到底，然后，为了中国未来问题的最终解决，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就可以在东京举行一次会议。”^③这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国家以日本为先锋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主张。

在这种英美舆论环境中，本书中所涉及的战地记者对这场战争的报道，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明”话语的影响，无论在其新闻报道中还是回忆录中，都不时流露出日军“文明”而清军“野蛮”的观念，尤其以盖维尔最为极端。例如，盖维尔声称，日军“不仅骁勇善战，而且讲究人道，堪称典范，所以他们在道德上取得了更大的胜利。面对清军的种种屠杀和残酷行为，日本人接收敌军的伤员，然后悉心照料；……在这一幕幕前，全世界都为之动容”^④。因此，我们在阅读这些材料时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当然，尽管英美报刊对当时的中国存在偏见，但在日军犯下旅顺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时，大多数报刊都能站在人道和正义的立场揭露日军的野蛮暴行，只有少数报刊顽固坚持既有的偏见为日本辩解。

① Michitaro Hisa,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China War”, *The Forum*, October, 1894, p. 216.

② J. T. Yokoi, “The Chino-Japanese War: Its Reasons and Possible Effects”, *The Outlook*, Volume 50, No.22, December 1, 1894, p. 906.

③ “Europe’s Quadruple Alliance in View of China’s Overthrow”,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1, 1894, p. 8.

④ A.B. De Guerville, *Au Japon*, Paris: Alphonse Lemerre, Éditeur, 1904, p215.

二、英美记者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与争论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口，随后4天在旅顺市内抢掠屠杀，残杀居民约2万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欧美报刊很快普遍报道了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但对于大屠杀事件却反应较慢。最先提到这一屠杀事件的是《泰晤士报》，该报11月26日的《东方战事》栏日子标题为“攻占旅顺”，内容包括几封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电报，其中一封说道：“旅顺被攻占。军队攻入之时，鱼雷艇牵制了要塞守军。据报告发生了大屠杀（Great slaughter）。”^①29日，该报又刊登了一封谈及旅顺屠杀的电文，这封27日来自“我报特派记者”的电文首次用了“massacre”（大屠杀）一词来描述这一事件：“双方均有暴行的报道得到证实。由于发现一些日本俘虏被斩首和残害（mutilated），因此日本人毫不留情，发生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屠杀。正在逃跑的几个中国兵和一些店主被鱼雷艇追赶并被枪杀。”^②这一简短报道被同一天（由于时区差而实际上晚一天）的《纽约论坛报》转载。^③就在这天，纽约《世界报》也有两封来自芝罘的电文报道了旅顺屠杀事件，其中一封说道：“中国逃亡的难民说，日本人洗劫了旅顺，枪杀了无论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残杀长达三天。他们声称，死者被野蛮地残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长达数日四处搜寻，杀害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人。难民说，旅顺街道和港口到处都是尸体。”^④接着另一电文提到：“据最新的战事报道，日本仅阵亡40人，伤160人，而中国阵亡2000人。这一报道似乎证实了关

① “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6, 1894, p. 5.

② “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9, 1894, p. 5.

③ “To Summon Li Hung Chang”, *New-York Tribune*, November 29, 1894, p. 1.

④ “Say Li Sold China Out”, *The World* (New York), November 29, 1894, p. 5.

于大屠杀的传闻，表明日本军官没有约束其士兵，这些士兵一看到其同伙残缺的尸体便狂怒起来。”^①因此，《世界报》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时间虽稍晚一点，却首先对事件作了较为具体的描述。然而，上述几则报道并没有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在日本人标榜和宣传“文明义战”的影响下，许多西方民众和报刊只将旅顺屠杀事件当作未经证实的传闻。正因如此，当时英美报刊对此事的报道出入很大，甚至将不同说法刊在同一版面上。例如 29 日的《泰晤士报》就是如此，在 27 日电文之下又有一封 28 日来自中央通讯社（Central News）的电文，声称“日本人屠杀丧失自卫能力的中国士兵并非事实。除了在战斗中，没有中国人被杀。”^②

然而，一周之后，随着战地特派记者长篇报道的问世，旅顺大屠杀因报道者的亲身经历而揭示出了事件的真相，由此开始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在西方战地记者中，首先对屠杀事件极为重视并去质问日本政府的人是托马斯·科文。旅顺战斗结束后，他从旅顺到达广岛的第二天便去见了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告之“日军攻占旅顺时的不当行为”，并问及日本政府的态度。科文把会见情况写成简短报道发回伦敦，刊载于 12 月 3 日的《泰晤士报》上，其中说道：“中国人抵抗到了最后。……在接下来的 4 天，我看到城内并无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个城市，屠杀了市内几乎所有的人。也有少数妇女和儿童被杀，虽然这有可能不是故意的。我还告诉陆奥子爵，我看见许多中国俘虏被捆绑起来，脱去衣裤，被枪杀，被刀砍，被开膛破肚取出内脏，被肢解碎尸。很多尸体中的一部分还被焚烧过。”^③紧随科文之后，克

① “Say Li Sold China Out”, *The World* (New York), November 29, 1894, p. 5.

② “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 (London), November 29, 1894, p. 5.

③ “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 (London), December 3, 1894, p. 5.

里尔曼作为战地特派记者连续发表了几篇关于旅顺大屠杀的报道，轰动了舆论界。克里尔曼首次谈及旅顺大屠杀并刊登在报纸上，是在横滨接受《日本邮报》的采访后，其谈话于12月7日发表于该报上。^①12月12日，克里尔曼关于旅顺大屠杀的电报以《日军大屠杀》为题刊于《世界报》头版，以亲身经历向美国读者讲述了屠杀的惨状：“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地屠杀了几乎全部居民。无自卫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杀，他们的躯体被残害之状无法形容。这种肆无忌惮的凶杀持续了3天。整个城市在骇人听闻的暴行中被劫掠。这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点（the first stain），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蛮。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虚伪的。文明世界将会被屠杀详情震惊。外国记者为这种场面所惊骇，集体离开了〔日本〕军队。”^②《世界报》编辑为了引人注目，还把内容概括成几个小标题醒目显示：“《世界报》战地记者报道在旅顺的屠杀”、“屠杀整整三天”、“无自卫能力和非武装的居民在其家中被杀戮”、“残害的躯体无法形容”、“全部外国记者惊骇于可怕的屠杀而集体离开日军”。13日，《世界报》发表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特稿《美国惊呆了》，副标题为“《世界报》的旅顺大屠杀新闻震惊了华盛顿”，提出日本在澄清其野蛮行为之前，参议院不会批准与日本的新条约。^③14日的《世界报》第5版刊登了克里尔曼一篇描述日军进占金州的长篇报道。这篇文章是克里尔曼在日军攻占旅顺之前写成的，于11月8日从大山岩的指挥部寄出，因此不涉及屠杀事件，但从其副标题来看，编辑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理解日军为何轻易攻占了旅顺。^④科文和克里尔曼的报道引起了急

① 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② James Creelman, “A Japanese Massacre”,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2, 1894, p. 1.

③ “America Is Aghast”,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3, 1894, p. 1.

④ “Chinese Slunk Away”,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5, 1894, p. 5.

欲与美国修订条约的日本政府的紧张，于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把日本政府对旅顺屠杀事件的辩解写成书面材料转给《泰晤士报》和《世界报》，这两家报纸分别于12月15日和17日刊出。两则辩解声明的表述各有不同，但都突出强调了两个理由：一是清兵改装成平民继续抵抗，因此日军所杀是士兵而非平民；二是日本士兵见到被杀害的日军俘虏后极为愤慨，变得忍无可忍。^①不过，《世界报》的标题和排版设计表明该报并不认可日本的辩解。在《日本坦白》这一大标题下，又有一连串关键句子作小标题：“日本政府给《世界报》的官方声明”、“表达国家的悔恨”、“证实了克里尔曼的旅顺屠杀报告”、“整个真相将大白”、“采取措施明确责任以挽回国家声誉”、“华盛顿对这些消息感到惊讶”、“日本政府首次就战争问题发函给一家报纸”。不仅如此，该文之后紧接着又有另外几篇文章：《〈世界报〉的报道：克里尔曼电文说几乎全部居民都被残酷杀害》、《葛礼山感谢〈世界报〉：它比官方提供了更多有关旅顺事件的消息》。而且，《世界报》在18日以《日本感到懊恼》为题，说陆奥宗光承认日军的暴行并表示进行调查。^②19日则以《中国着手调查》为题，说《世界报》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中国政府对此事的调查。^③这些都表明，《世界报》在日本政府及一些报刊对旅顺大屠杀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坚定维护和支持克里尔曼。这样，12月20日《世界报》刊登了克里尔曼的重磅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

《旅顺大屠杀》这篇报道占据了当天《世界报》头版和第二版整整两个版面，在大标题下也有一连串关键句作小标题：“日军屠杀了至少2000名无助民众”，“杀戮三天”，“大山大将及其军官没有试图

① “The War In The East”, *The Times* (London), December 15, 1894; p. 5; “Japan Confesses”,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7, 1894, p. 1.

② “Japan Is Chagrined”,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8, 1894, p. 1.

③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19, 1894, p. 1.

阻止暴行”，“城市各处遭到劫掠”，“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残缺不全的尸体堵塞了街道而士兵却大笑”，“店主们被枪杀和砍杀”，“这一惊人事件的全部详情由本报随军战地记者原原本本地电传给本报——几个欧洲人和美国人在场，而且一些人处于危险之中”。这篇报道不仅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件详细记载了日军屠杀无辜民众的过程，而且还对日军的凶残暴行和侵略战争进行了评论。例如文章中说道：“为解放朝鲜而进行的斗争突然变成了一场鲁莽而野蛮的征服战争。这不再是一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日本已经撕下其面具，在最后四天里，文明在其征服军的足下被践踏。”“日本本质上是一个野蛮国家，还不能将文明人的生命和财产托付其管治之下。”^①克里尔曼的报道从当天晚上开始就被英美许多报刊转载，一些非英语报刊也纷纷译载或摘译，旅顺大屠杀一下子成了世界舆论的焦点。22日的《世界报》对旅顺大屠杀报道的反响作了摘录，其中提到《苏城论坛报》（*Sioux City Tribune*）、《林奇堡进步报》（*Lynchburg Advance*）、《宾厄姆顿共和党人报》（*Binghamton Republican*）、《费城呼声报》（*Philadelphia Call*）、《费城时报》（*Philadelphia Times*）、《圣路易斯邮讯报》（*St. Louis Post-Dispatch*）、《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沃斯堡公报》（*Fort Worth Gazette*）等报刊都刊载了关于旅顺大屠杀消息，还有一些讨论旅顺大屠杀的读者来信，由此可见克里尔曼报道的广泛影响。面对这种局面，日本政府发动宣传机器竭力狡辩，并于12月25日对外发表了一份新的声明，其实这一声明仍是老调重弹，强调被杀者是换装的清军士兵，日军在目睹其战俘被害后群情激愤等等，只不过把原来纲要式的几点整理成了一篇具有完整逻辑性的声明，并有英文、法文、德

① James Creelman, “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 *The World* (New York), December 20, 1894, p. 1.

文三个版本。^①

然而，日本并未能阻止有良知的记者继续报道旅顺大屠杀的真相。1895年1月7日，克里尔曼发表《嗜血的日本》一文继续揭露日军的暴行，批评日本“表面上具有诗情画意，本质上却野蛮残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蛮支配着整个国家”，“旅顺‘血宴’（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蛮欲望从睡眠中唤醒了”。^②同一天，维利尔斯也在伦敦《旗帜报》上发表《旅顺陷落》的长篇通讯，并且用了两个子标题“精心策划的战斗”和“屠杀市民”来概括文章内容。^③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称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④

克里尔曼、科文和维利尔斯的报道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应，同时一些亲日的英美报刊和记者也为日本辩解甚至对屠杀事件提出质疑。例如，《纽约论坛报》于1894年12月20日发表一篇题为《旅顺“暴行”》的文章，对克里尔曼12日的报道进行反驳，认为克里尔曼所说“旅顺日军重回到了野蛮，肆意迫害、拷打、屠杀无助市民”，“战争堕落成了野蛮之间的战争”等，“目的是为了不顾后果的哗众取宠，那些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至今没有得到证实，倒是反证越来越多，无论总体上还是个别事件都显得如此不真实，客气一点说可称之为胡乱夸张。”^⑤并且列

① 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9页。

② James Creelman, "Bloodthirsty Japan", *The World* (New York), January 7, 1895, p. 1.

③ Frederic Villiers,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Standard* (London), January 7, 1895, p. 6.

④ "The Atrocities After The Fall Of Port Arthur", *The Times* (London), January 8, 1895, p. 6.

⑤ "The Port Arthur 'Outrages'", *New-York Tribune*, December 20, 1894, p. 6.

举了两个所谓的例子来反驳。在否认旅顺大屠杀的西方记者中，A. B. 德·盖维尔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因其战地特派记者的身份而在欧美舆论界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1894年9月，盖维尔作为《莱斯利图画周刊》的特派记者到达日本，同时他也为《纽约先驱报》供稿。他与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一起随日本第二军到了旅顺，之后同乘“长门丸”号船到日本广岛，12月7日便离开日本回美国了。18日他到达温哥华，读了克里尔曼的报道后立即接受记者采访，以此反驳克里尔曼。他的谈话于19日同时刊登在维多利亚的《开拓者日报》(*The Daily Colonist*)和旧金山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开拓者日报》以《日本没有错》为题，其下的小标题是“反驳关于暴行的虚假报告——不人道的是中国人”。盖维尔在访谈中说道：“说日本人在攻占旅顺时回复到了以前的野蛮，并非如此。他们绝不是那样。从这场战争的开端，他们就为世界树立了一个人道对待敌人的榜样。”“他们不仅仁慈对待俘虏，也友好对待所进入国家的平民”，相反，在进攻旅顺前夕一次战斗中，阵亡日军“许多人的手脚被砍掉，躯体被邪恶地毁坏，从血液颜色和这些被凌辱尸体的外表来看，显然，可怕的残害很可能就是死因。伤者以如此残酷、野蛮的方式被屠杀，[相比之下]历史上美洲印第安人的野蛮就不算什么可怕的事情了”。^①访谈中记者提到，克里尔曼曾说有记者向日本政府告发他是中国间谍。盖维尔回答道：“我肯定就是克里尔曼说的那个记者，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他没有得到日本人的信任，对此感到非常恼火。”^②这篇访谈一方面反映了盖维尔对旅顺大屠杀报道及克里尔曼本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与日本政府一样，

① “Japan Vindicated”, *The Daily Colonist*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December 19, 1894, p. 3.

② Ibid.

试图大肆渲染清军的“野蛮”而为日军屠杀平民作辩解。《旧金山纪事报》对盖维尔采访的报道用了另一个标题《在旅顺》，其下的一串小标题是“德·盖维尔讲述他的经历”、“日军很少抓俘虏”、“克里尔曼的报道被断然否认”、“战役前中国人的暴行”。^①12月30日，盖维尔又在《纽约时报》发表《日本人受到不公正指责》一文，这是他写给该报的一封信，声称“我觉得要马上说句话为日本辩护”。他在文中强调日军进入旅顺时受到居民的袭击，日军及其军夫杀死了许多抵抗者，但这些人都是换装的清兵而不是平民，并且说：“就我亲眼所见，我没有看到一个死亡的妇女或儿童，也不相信有任何妇女和儿童被杀。”^②从盖维尔为日本辩护的内容逻辑来看，与日本政府的声明完全一致，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为日本的狡辩做了脚注。而且，他在该文的最后说道：“作为这一陈述的结尾，让我再一次重复我已经说过的话，日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事情使人们有理由说它丧失了进入文明国家大家庭的权利，这次战争仍然是一场文明反对野蛮的战斗。”^③这一结语已经脱离了旅顺屠杀事件本身，上升到日本是文明还是野蛮，以及它能否进入文明国际社会的问题。因此，盖维尔否认旅顺大屠杀的目的已不言自明了，他就是要做日本政府在美国新闻界的代理人。盖维尔还把这封信修改补充，以《为日本辩护》为题发表在1895年1月3日的《莱斯利图画周刊》上。^④1895年1月2日，盖维尔在《纽约先驱报》发表一篇长文《战地记者：德·盖维尔先生揭示其远东采访的惊人真相》，否认克里尔曼所报道的旅顺大屠杀。^⑤

① “At Port Arthur”,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December 19, 1894, p. 1.

② “Japanese Accused Unjustl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0, 1894, p. 9.

③ Ibid.

④ A.B. de Guerville, “In Defense of Japan”, *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January 3, 1895, pp. 10—11.

⑤ “War Correspondents: Remarkable Revelations Made by M. De Guerville About Their Work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Herald*, January 2, 1895, p. 7.

对于日本政府和盖维尔混淆视听的辩解，科文和维利尔斯进行了反驳。1895年2月1日，科文发表《旅顺暴行》一文，该文由他于1894年12月8日和19日寄给《泰晤士报》的两篇报道组成，主要是对日本政府否认大屠杀的回应。他说：“无论日本人做得对还是错，我无意对此做出判断。我要做的是讲述我看到的实情，让事实说话。”^①由此他从看到的事实出发，对所谓清军虐杀战俘、日军枪杀的仅是改装的清兵、没有洗劫城市等谎言进行了反驳。维利尔斯则主要驳斥了盖维尔的说法。1895年1月16日，维利尔斯接受记者采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旅顺大屠杀真相，并直接批驳了盖维尔。当记者问他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时，他回答道：“不幸的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他说，克里尔曼、科文和他一起随日军进入旅顺城，都是见证者，而盖维尔则被日本政府收买，为日本在旅顺的行为辩护。其实盖维尔根本不在前线，而是与陆军大将大山一起待在后方，过着舒适的生活，从传闻中获得消息。盖维尔整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搜罗战利品和饮酒。不仅如此，他还谴责了盖维尔向日本政府告发克里尔曼是中国奸细，由此使他们的生命面临危险。^②3月1日，维利尔斯发表《关于旅顺的真相》一文，对事实进行了全面澄清。他说，当英国和美国的众多报刊发表文章怀疑从前线发回的报道时，他作为一个日军攻占旅顺时随军身临战场的记者，觉得有必要澄清关于旅顺大屠杀的全部真相。因此他在文章中对整个事件作了详细的回顾和描述。在揭露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后，他最后写道：“这样，在占领旅顺后，血腥的

① “The Port Arthur Atrocities”, *The Times* (London), February 1, 1895, p. 4.

② 这一采访报道同时刊登在几家报刊上。“The Massacre”, *Daily Public Ledger* (Maysville), January 17, 1895, p. 3; “The Seat of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 (Salt Lake City), January 17, 1895, p. 1; “Frederic Villiers”, *The Wheeling Daily Intelligencer* (Wheeling), January 17, 1895, p. 6; “Japanese Brutality”, *The Fairfield News and Herald* (Winnsboro), January 23, 1895, p. 1.

戏剧一直上演了整整3天，直到大约剩下36个中国人，他们成为这个城市中存活下来的仅有的天朝居民。这些人用来埋葬他们死去的同胞，也是日军的送水工。他们的生命由插在其帽子上的一张白纸片得到保护，上面用日文写道：“此人不可杀。”^①

由上可见，在派往甲午战场的英美记者中，科文、克里尔曼、维利尔斯等人凭着人类良知和职业操守对旅顺大屠杀的真相进行了报道，而盖维尔昧着良心为日本的暴行辩护，并由此导致了对“旅顺大屠杀是否事实”这样一个伪命题的争论。当时美国一些报刊将他们之间的争论称之为“战地记者之战”。^②

三、引起旅顺大屠杀报道争论的主要因素

从1894年11月底到1895年3月，英美报刊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一直伴随着争论和斗争。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在报道中变成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事件？影响报道的因素有许多，其中，前面提到的英美亲日的舆论环境，为质疑和否认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当克里尔曼等人报道旅顺大屠杀时，他们揭露日本残忍本性的报道与此前英美民众的日本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甚至有人在看了旅顺大屠杀的报道后不愿意相信其真实性，这使得盖维尔等人为日本辩护的颠倒黑白的报道有了其存在的空间。例如，在克里尔曼的报道刊登之后，一些报刊对此表示震惊，里士满《州报》就称旅顺大屠杀这一消息是“令人痛苦的震惊”，并警告说日本天皇

① Frederic Villiers, “The Truth about Port Arthur”,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March 1, 1895, pp. 325–330.

② “War Correspondents’ War”, *The Salt Lake herald* (Salt Lake City), January 16, 1895, p. 1; “The War of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Standard Union* (Brooklyn), January 5, 1895, p. 2.

“不可能同时是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文明的统治者”。^①还有一些报刊则按照日本人外文明而内野蛮的逻辑来解释其行为,《亚特兰大宪政报》就说,日本人的西方化“只是一层薄薄的清漆,刮一下就暴露出了野蛮”。^②

除了英美舆论环境外,日本政府的干预和记者个人恩怨也是造成争论的重要影响因素。

首先,日本政府对英美新闻机构及记者本人的收买利用,影响了一些报刊和记者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甚至公然否认大屠杀并为日本辩解。

旅顺大屠杀发生后,科文、克里尔曼等人的报道使这一事件公之于世,立即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并采取了应对措施,例如发表公开声明进行辩解,加强对随军记者管理,强化对新闻稿的审查,授意国内一些报刊对大屠杀报道进行反驳。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采取贿赂收买的办法来操控国外舆论。其实,早在日军攻占旅顺之前,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和路透社已被日本收买。从1894年11月初前后开始,中央通讯社就按照日本政府的旨意发布消息,在时间上与日本第二军的行动相吻合。内田康哉在11月中旬给陆奥宗光的报告中明确说道:“为感谢该社以前和今后的尽力服务,拨给了少许的资金。”^③井上晴树对此评论说:“中央通讯社得到了相当丰厚的报酬,它虽然是英国通讯社,但使人觉得是日本政府的对外情报机构。”^④路透社与日本政府的合作关系开始更早,1894年10月陆奥宗光给当时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一封密函

① Jeffrey M. Dorwart, “James Creelman, the New York World and the Port Arthur Massacre”, *Journalism Quarterly*, Vol.50, No.4, 1973, p. 699.

② 同上。

③ 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朴龙根译,大连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④ 同上。